

史依弘： 将京剧进行到底

文/徐约维

岁月老去，200多年历史的京剧渐行渐远，曾经影响十几代人的铿锵国剧，在好多年轻人眼里，依稀已是前朝遗事了。那种一唱三叹的嗟叹，那种“端着架子的拿腔拿调”，那种慢，离当下的那种快，已太遥远了。曾经向天而歌的悲壮大戏，仿佛已离你而去，成为我们记忆中闪光的碎片。

国粹生香，岁月踉跄。曾经轰轰烈烈、威风凛凛的大门犹然合拢，或曰虚掩着。推开缝隙，忠诚的欣赏者与怀旧者依旧徘徊其中，沉浸其中。

昔日辉煌，龙吟虎啸。眼下，是蓬蓬勃勃的现代生活，日新月异，望尘莫及。

在物质化时代，如何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？

京剧，如何与时代同行？

绝响谁听

2011年元宵，上海逸夫舞台。史依弘挂牌唱程派代表作《锁麟囊》。

史依弘是梅派大青衣。在特别讲究师承的京剧，是跨界的大动作。为此，各派名家汇聚，连央视资深戏剧主持人白燕升也特地赶到上海看戏。

看完后，他的评价是：“史依弘的《锁麟囊》唱腔，完全不同与当下程派，没有刻意模仿男声

的特殊嗓音，听到的是女性自然的柔美嗓音，舒服不造作，流畅不矫情，太美了。”

昆剧巾生岳美缇则说史依弘给了他“崭新的感觉”。而程派名家李蔷华也很激动：“史依弘演得太好，让人惊讶。”

两场演出，场场爆满。加座。这样的盛况，于上海的京剧界，已十年未见。而票价680元，更是京剧的创记录。

原来京剧还可以这样唱。好多人惊讶着。

京剧是青春出征，还是怀旧之旅？是英雄落寞与消失，还是刺激与惊喜？

如何寻找京剧精华与观众兴趣之最佳契合点？是“依然如故”还是与时代相融？而史依弘则希望自己的戏对市场有一种冲击，“就是冲一冲。京剧不走市场，就没戏。我们扑上去了，事情成功了。说明只要把事情做好了，京剧是可以有票房的。”

尽管京剧市场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她从中看到了希望。

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。说的是史依弘，也是京剧。

舞台旋转

史依弘是史敏的艺名，意思是“依旧弘扬京剧”。我喜欢“依”这个字，含有静静地眷恋的内涵。



史依弘近照（杨立德摄）

春日午后二时，上海京剧院会客室，史依弘准时出现在我眼前。

谈到那种几乎不露痕迹的裸妆。短发简洁，风衣修身，清清爽爽，亭亭玉立。窈窕，时尚。有声有色，率真爽直。用她朋友的话说：完全是个邻家姐姐，阳光，开朗。

1972年出生的史依弘有一连串头衔：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，第十、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，中国“京剧之星”，上海市“十大杰出青年”、上海市“三八红旗手”、上海市领军人才、上海市



史依弘后台化妆照

“文化新人”等。

10岁，史依弘进上海戏曲学校。14岁以一出《挡马》获上海戏曲武术电视大赛二等奖。当同龄人还在父母呵护下撒娇时，史依弘已走上获奖星途；19岁获“中国京剧之星”称号，22岁获“全国戏剧梅花奖”，23岁就成为国家一级演员。当她还在戏校当学生时，就开始赴美演出，香港、台湾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瑞典。

中南海、春晚、维也纳金色大厅。从《杨门女将》《贵妃醉酒》到《白蛇传》；从《火凤凰》到《西施》《昭君出塞》到《八仙过海》，唱一出，红一出。从武旦到青衣，唱念做打，样样拔尖。1993年到2000年，史依弘连续八次到日本巡演，数万名日本戏迷提前排队买票，就为一睹其风采。

我相信荣誉，也相信荣誉背后的东西。虽然史依弘没有说。不说伤口，铺垫与艰辛已经过去，剩下的是辽阔为怀。

如今的她，甚至被京剧评论家称为“史依弘现象”：一个不是梨园出身、没有拜师、没有背

景的人能在上海京剧舞台上活跃20年，而且还没有人能够取代，是一个奇迹。

在京剧上“兴风作浪”

武旦开蒙，后潜心学梅兰芳。20年来，史依弘不断变形着也不断改良着。

“我是从武旦过渡到刀马旦再到花衫，然后是花旦，接着是昆曲的闺门旦，最后才是青衣。只有经过这个过程，站在那里唱心里才不慌，否则形体是空的，手没地方放，眼睛没地方看。”

1993年，在京剧《扈三娘与王英》中，史依弘融合自身优势，打破了京剧行当的界限，将花旦、花衫、青衣、刀马旦等表演元素融为一体，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有担当、身手不凡的“一丈青”形象，获得中国戏剧与最高奖梅花奖。那年，史依弘22岁。

2000年，史依弘与谭盾合作多媒体交响乐《门》。那个唱着西皮南梆子，头戴如意冠，身着鱼鳞甲的虞姬显然是全剧中最出彩的一位。

敢于坚持也敢于创新，就是史依弘。

而立后，史依弘的创新更是层出不穷。成熟度、自由度全有了；能量、精力全投放在艺术上。从大型神话剧《宝莲灯》到革命现代戏《映山红》，从中西合璧的创新京剧《圣母院》（根据雨果《巴黎圣母院》改编），到与上海音乐学院携手的多媒体京剧音乐剧场《白娘子·爱情四季》。史依弘不断做着别人不敢做的事情，不断在京剧舞台上“兴风作浪”，风生水起。

研究观众的诉求点，但不随波逐流，是引导而不是迎合观众。提升观众的审美，是艺术家的责任。

而史依弘也具有这个实力，因为史依弘有基础，也有眼光，才敢这样说这样做。

功成名就的她，却总想着“试试看”。史依弘说，梅兰芳年轻时，也是根据观众口味，不断求新求变，才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。

史依弘至今怀念当年骑着自行车，每天早晨从杨浦的家到徐汇的衡山路的日子。梧桐疏影，阳光细碎。耳机里回荡的是梅兰芳原版唱腔。回想那段朴素而专注的日子，“心里是充实的”。

但学梅派不是死模仿，而是把它揉碎、渗透在骨子里。也就是在吃透消化的基础上，蜕变出一个新的自我，才是高境界。

也许，最好的继承不是能演梅派经典剧目，更重要的是创新与发展。

2007年史依弘被推为“上海领军人才”。时年史依弘35岁。

不想被定型

京剧以外，史依弘还喜欢现代艺术，如话剧、电影、交响乐、音乐剧、歌舞剧。她还在电视剧《人生几度秋凉》《舞台姐妹》中扮演过角色，上过上海电视台的舞林大会。凡戏剧类的，史依弘她都喜欢。当然，一切都是围绕京剧来的，“想吸取一些东西”。

我相信，艺术是相通的。就像世界上的水是相通的。各种养料，堆肥与发酵，消化与沉淀，哪怕是细小的感悟，氤氲在自己心灵的谷仓里，才会在舞台上（作品里）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。

我也相信，人性是相通的。时代不同，国度不同，形式不同，但情感曲径通幽。这是人类可以沟通可以传承的基础，这也是京剧可以走向世界走向当下的基础。也就是说，人物活了，作品就活了。人物的命运能引起观众的共鸣，作品也就有了生命力。而这正是京剧的优势所在。千锤百炼，人物鲜活，掷地有声，历久弥香。且基本都是宏大叙事，那些强烈的激越的生命感觉，那些苍劲、醇厚、悲壮的英雄情结，正是我们细碎的平常生活所缺少又渴望的感觉与情怀。

一个个灵魂站立着，思想的碎玉，艺术的鸿影。人物的命运感与无助感，人生的浮华与苍凉。我们彼此吸引与珍惜的一刻，我们的心就通了。这就是经典的价值所在。观众会结合自身命运与认知和感受，对作品进行新的解读与感悟。

说到底，艺术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投射，也是情感需求。

古典心，现代气息，现代意识，现代艺术成分。史依弘就这样活泼，进退自如，不断切换着也契合着。“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可能性，我也不想被定型”。

但京剧是史依弘最合适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是她释放能量的方式。史依弘喜欢舞台的感觉，一站在舞台上，人就变了个样。神韵飞扬，激情燃烧，极具爆发力。也许气场就是某种投入。有投入才有感染力。热情与激情，内心的东西出来了，就会不知不觉带动周围的人情陷其中。

永远在路上

京剧创新历来有争议。京剧到底应像古建筑“修旧如旧”，保持其饱经沧桑原貌；还是“不拘一格”，不断出新？京剧，是遗世独立，延年益寿；还是返老还童，与时俱进？

也许，坚持有坚持的美德，改良有改良的勇气。

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把我的困

惑说出来，也把真实的史依弘说出来。

我想说，今天的史依弘正努力撞开京剧厚重的大门。也许，路漫漫。但一种艺术只有被一代一代人喜欢并继承下去，才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。今天的创新应该成为明天的传统。

我很喜欢2010年年底德国《时代周刊》在推出一期特刊，评价德国50位堪称楷模的昔日人物时，写下的一段话：这里不是在回顾各领域历代大师与英杰，不是再次指点与钦佩某个人的超凡业绩，而是要推一些人，他们的某些言行，他们的个性与品格，他们的勇气与技能，甚至于他们的某些秉性与弱点，对于今天与明天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也就是说，不是要再现经典和偶像，而是要借鉴他们身上那些鲜活的思想与先锋精神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今天所缺少的人，是人们今天所希望看到的人，是今天和明天所需要的人。



史依弘《贵妃醉酒》(惠惠摄)